

## 隱題詩

「妳走後，椅子上還留著妳的輪廓。」他說。

「是不是窗外那朵白雲凝住的？而陽光灑的誰醉了？」我說。

「喧鬧的虹不見了，

譁然的中年出走，於是我只握住一段梅香。」他說。

「的確在眼眸中承載過多的漣漪後，倒影也看不清了。」我說。

「荷花的骨細，我覺得像啣著海平面的鷗的嘴。」他說。

「池水在吹皺的剎那抬頭，卻也分不清是何處來的風，只能等待。」我說。

「中間的事情能否讓我寫在一張白紙上，將之焚燒，我將吞下灰燼，然後自此皈依。」他說。

「一對白淨的耳輪就能將你喚回。」我說。

「朵朵隨風而盪的蒲公英，伸手只是一掌冷霧，不是雲。」他說。

「最後井水乾竭了，捧著似髮的土，或許是你可以接受的結果。」我說。

「最好加上一掬月光，伴我聽著矮牆上嫩濕的苔蘚攀爬生長時  
茲茲地響。」他說。

「安然無恙，是的。」我說。「就請重回母親的羊水中沉睡，  
臍帶管輸著一雙翅膀。」

「靜悄悄地離開後，葉子等一下就會落了下來，那是再也不能  
以相同  
的姿勢洄回去的證明。」他說。

夕暮的霞將大地映紅，像激烈運動後的一付胴體。  
陽光拖著背影撞向一座鐘樓的牆。

「蟬還是要來的，無論有沒有人在意。」他說。

「鳴叫時的乾燥，或許能將樹鑿成經過。」我說。

「依依的楊柳後來被拍下沉思時的臉，我愛極了那畫面。」他  
說。

「舊時的磚頭於是在那一刻顫泣了起來，現場永遠被遺留。」  
我說。

「依然溫著的那杯長江，依然偎在懷中的那塊窩窩頭。」他說。

「舊城的一彎眉河落入你的槳，卻再也划不開緊纏住的漩渦。」我說。

「如果行道樹都被砍掉，那我或許再也認不得那條路。」他說。

「妳含著語句的瞬間，世界也跟著妳一同沉默。」我說。

「獨自佇立的郵筒吞下太多寂寞，那天我陪著它撐著一把傘。」他說。

「立了多久？」我說。「大概是賀鑄的一首〈青玉案〉吧。」他說。

「眾芳綻放時，請不要斂息妳的光芒。」我說。

「荷花在驕傲中式微成一聲嘆息，畫筆擱下時壓垮整張脊梁。」他說。

「中指、無名指、食指、拇指、小指間的縫隙是否再也合不緊實？」我說。

「時間與我扞格。」他說。「整床的足印凋成妳飛起時與地面的距離。」

「寂靜是那塊蹲踞的石頭。」我說。

「寂寞是雙被遺忘在室外的室內拖鞋，然後也終究只寂寞。」他說。

## 隱題詩

我可不可以說，我  
們是

深深的高度

深深的高度中永恆著浪漫與理性

潛居在間佈時間之痂的樹林裡

入伏有蜂擁的喧囂

月兒它一灑下來時

光就漸漸地使我們剔透

面龐有時候老成一堵牆

對著自己對著他人對著上萬成千的螻蛄

夏天依舊是適合卸下心防的季節

夜燕聽著對門的菩提葉佛語

晚雨時影子會碎裂成纏綿的陷阱

風中仍綻放一朵紅扶桑

或在那些近似於草地上的華爾滋的季節裡

是我們的青春  
隱隱地窸窣著生命  
喻後成一手掌的汗與螺紋  
成篇通是在陽台上晾衣時淡淡的陽光香氣  
日子久了  
後  
的生活不會再年輕  
百無聊賴中真相可能就此消失  
年都流走後呵才捨得憶起  
孤單的千頁空白與  
寂慮後的禪

## 妳說

依著窗沿我看著  
是妳整幅的述說與一座發酵的城市  
依稀記得那時候鵝黃色的畫面裡  
相本被開啓時  
流瀉出來的時光不一會兒就被陽光所蒸發  
灑落的是那落不點燈之村  
無力剩餘的一捧土  
妳說：無論如何會跟著自己的影走  
而桌上還晾著一封筆漬未乾的信  
今晚的湖水被沉默暈染得無法看清任何的倒影  
當然妳說過若能在某個角落輕盈躺下  
這城市將會把人吸吮進季節裡  
不見蹤影  
不過至今我只聽見秋天移動的喧囂  
自己怦怦然的諒直  
還有偶然記起  
妳在我夢裡的蜷曲